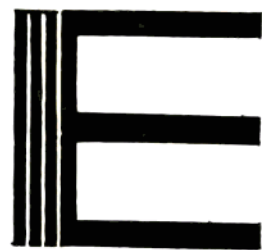


未来



少年文学丛刊

13

87-27/27

87
118
28
2:13



目 录

第十三辑 1987年6月

中篇小说

谭元亨 不仅仅是小画家的梦 (插图 吴 可)	1
姚承秀 圆 心 (插图 朱丹丹)	40
董天柚 紫 月 芽 (插图 高 云)	66
韩 秦 蜜, 有些苦味..... (插图 龚 彬)	80

中篇神话

顾 工 武夷仙踪 (插图 小 苏)	112
胡惠玲	

中篇童话

王晓玉 虎斑猫和鼠末头 (插图 汤 国)	119
郭 风 豌豆仙子的童话 (插图 胡宁娜)	133

外国作品

〔英〕威廉·阿登 著
黄 桂 珊 译

笑鬼的秘密 (插图 波人)	145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儿童文学 之 窗

儿童文学界一瞥	144
美国纽伯里奖和考尔迪科特奖评出	39
第二十届环球号角图书奖揭晓	39

美 术

徐乐乐 本辑封面设计	
方 骏 小憩	封二
中国古代雕塑 影青观音像	封三
希腊雕塑 阿尔狄米斯	封底



425059

87-27/27

87
118
28
2:13



目 录

第十三辑 1987年6月

中篇小说

谭元亨 不仅仅是小画家的梦 (插图 吴 可)	1
姚承秀 圆 心 (插图 朱丹丹)	40
董天柚 紫 月 芽 (插图 高 云)	66
韩 秦 蜜, 有些苦味..... (插图 龚 彬)	80

中篇神话

顾 工 武夷仙踪 (插图 小 苏)	112
胡惠玲	

中篇童话

王晓玉 虎斑猫和鼠末头 (插图 汤 国)	119
郭 风 豌豆仙子的童话 (插图 胡宁娜)	133

外国作品

〔英〕威廉·阿登 著
黄 桂 珊 译

笑鬼的秘密 (插图 波人)	145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儿童文学 之 窗

儿童文学界一瞥	144
美国纽伯里奖和考尔迪科特奖评出	39
第二十届环球号角图书奖揭晓	39

美 术

徐乐乐 本辑封面设计	
方 骏 小憩	封二
中国古代雕塑 影青观音像	封三
希腊雕塑 阿尔狄米斯	封底



425059

不仅仅是 小画家的梦



谭元亨

—

雨，毛毛细雨，见不到水滴，也见不到雨线，应该说这只是湿湿的、厚重的雾，把小镇裹住了。正因为裹得太紧，行人身上一会儿便湿了，滴水了，里里外外全渗透，贴着肉，冰凉冰凉的。

看不到环绕四周的山峦，山上的青松、翠竹、云杉，小镇在雨雾中悄然独立，颇为自傲，却又不乏孤单与凄凉。影影绰绰出现在雨雾中的亭台楼阁、飞檐塔顶，以及高压线架，竟在风涛中飘动、摇曳，象要举翼振起，使人觉得走进了仙境。其实，它们无非是在顽强地诉说着小镇古老的与新鲜的历史。白蒙蒙的天空，灰蒙蒙的景物，密茸茸的细雨，使一切都变得遥远了，抽象了，可纷至沓来的感受、情绪却逼近了，具体了。

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，背着沉重的画夹、桶袋，行走在这雨雾之中。几缕发亮的黑发贴在额头上，不断地滚落下水珠来，弄得他不住地眯着眼睛。手没法空出来，得抓住桶袋与画夹不放。然而，他一点也不为这烦恼，边跑，边张望着。偶尔，还在雨中站那么一阵，任凭雨洒个一身一脸，眼眨也不眨，直直地望着朦胧中出现的塔影、飞檐、亭台，似乎

想捕捉住什么。

是呀，在冷雨浇身之际，古镇给予人一刹那的印象如何，必须抓住这毛毛雨的闪光——这若有若无、转眼即逝、飘忽不定的雨光，渗透了大自然本身的情趣。绘画不是摄影，画面不能被定格，而应该是流动的、闪烁的，因为大自然就是这样。

他对色彩、对光，有着异乎常人的敏锐的感觉，从中可以“读”到很多东西。何况现在他正怀着“出逃”的心理在感受着一切呢。随着人的情绪变化，摄入眼里的画面同样在变化。

忽然间，他笑了笑。

也许，是耳边响起了父亲的训导：

“不要重复我的悲剧，尤其是在志向的选择上。艺术只是弱者的呻吟。”

重复不等于悲剧。他比父亲懂得更多，知道黑格尔说过什么，第二次重复该是喜剧。他不仅知道中国古代的画家顾恺之、郑板桥、任伯年，能讲出他们艺术创作的特点，也知道当代的大师徐悲鸿。他特别喜欢徐悲鸿画的奔马。他常给同学们讲徐悲鸿如何发现“南北二石”——齐白石和傅抱石的动人故事。有的同学打趣说，要是悲鸿大师在世的话，说不定也会发现他的。对了，还有张大千，讲起来更是眉飞色舞，人家还给蒋介石当过“军师”呢。

对国外的绘画流派，达·芬奇、安格尔、卡拉瓦乔和贝尼尼、马奈和莫奈、雷诺阿、塞尚、梵高和高更，还有毕加索、富热隆等等，他们的艺术生涯和奇闻轶事，他也是熟悉的。对雕塑大师米开朗基罗，还有罗丹，他更是倾心。在与文学艺术有关的当代人物中，如萨特、弗洛伊德，他也知道一些。

他父亲关于艺术的观点，弗洛伊德已经在《梦的解析》中说过了，并且进一步引伸到整个文学艺术创作中去，这可真有点似痴人说梦了。因为父亲并不一定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过这么一个心理学家。父亲是搞电子计算机的，搞的逻辑思维。他并不以父亲的话为然，就算是弗洛伊德又怎样呢？人们总不能照老教条行事吧。他有他的见解。如今，十六七岁的高中生，在某些方面也许还浅薄无知，可在另外一些方面，往往不比过去的大学生知道得少。这可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啊！

现在，他已经来到了小镇郊外的一个小站上。慢车只在这里停留两分钟，快车则呼啸而过。这里离小镇只有六七里地。本来，在小镇可以上车，火车至少停五分钟。可他不能在那里候车，懂电子计算机的父亲会“计算”到的。

山区，天黑得早。五六月间，山外七点多天才黑。可这里，高山挡住了天光，雨雾又隔上了一层，六点钟便黑透了。

到专区所在地的沛城，要等下半夜三点多钟的车。

他把衣服拧干，搭在椅背上，脱得只剩下一条小裤衩。孩子家，一身是火，五六月间更不怕凉了。他细细检查了自己的画夹，老天保佑，雨水一点也没渗进去，那里面夹了不少自己珍爱的习作呢。

成败就看它们了。

小小车站人倒不少，足有一百多，都是等下半夜这班车的。有的人已在水泥地上摊开两张大报纸，枕在行李包上，准备睡觉了。他们大都从附近山区赶来，有的少说也跑了七十八里山路，汗水雨水拌在一块，浑身透湿。

不一会，他便被一个人的睡态吸引住了。

这个人，蜷缩在一角，没占多大位置——并不是没地方。他双脚跪下，屁股紧压在脚后跟上，可脑袋又紧贴在膝头当中，一个人，就这么折成了三迭，就这么迭在屋角里入睡了。令人联想起山羊睡眠的体态。

可这是人！

我们的小画家搔搔脑袋，也来个东施效颦。他先跪在椅子上。还好，让屁股坐到脚后跟上并不难。谁知，让头伏到双膝上，却难上加难了，胸部胀痛，下肋顶住，肚子怎么也收不进去。一使劲，全身都痛起来。他试了几次，总是不行。他很奇怪，那人怎么能做到的呢？莫非是杂技团里来的，练过软功？怎么又纯粹一副乡下人打扮？

他拿起素描簿，试图把那人特殊的睡姿留下来。可勾勒了几幅，并不满意，因为画的只是外在的形态，没表现出这人奇特睡法的内在精神，别人看了则不会相信。一句话，只是形似而非神似。

身上有点凉了，衣服还没干，他紧紧地抱住了双肩，也缩成了一团。他极力往人多的地方挨去，那里热气足一些。他不懂，那些摊开四肢躺在水泥地上的人为何不觉得冷。一忽儿，他又跳起来了，找了几张纸，躺到水泥地上。

凉气渗到了背脊骨，他打了个寒噤，一咬牙，硬逼自己继续躺着。没多久，只觉得挨地的一面失去了知觉……作兴是累了，他顾不得那么多，眼睛竟撑不开了。

真要睡着么？不，他有一个怪念头：得这么实践一下，冻一冻，然后，在这种状况下再睁开眼睛，好领悟一下那些人睡得奇里古怪的由来、心绪。自从立志画画以来，他这号怪念头简直多得没法数。

他迷糊了好一阵，蓦地站了起来，睁开眼，看到的就不同了——这仅仅是一刹那间，那折成三迭睡觉的人，令他象看到了睡在雪山缝隙里的雪羊，叫人感到严寒的威力。他明白那人为何能做到双膝贴胸了……恰巧这时，那人苏醒过来，伸伸腰，打了个哈欠。他忙走过去搭话。

“……这么睡么？久了，习惯了……山里，几十、上百里不见人家，得临时找个窝，春夏秋冬都这样……没什么奇怪的，你搞久了，也会这样。这样暖和，自己焐热自己。不只山里人这样，在外面跑得多的人都这样……”

并没有多少震撼人心的话，小画家却联想到今后的创作生涯。为了捕捉闪烁的光和大自然的关景，他难道不需要这般“试试”么？不仅仅是试一试，说不定，一辈子都要这样。谁说艺术是弱者的呻吟呢？

于是，他又一次学那人的睡姿跪下了。得慢慢

来，双手还得抱在胸前，头尽量垂下去。他是有毅力的，拼命收腹。折不了三迭，成一个扁的S形，也是个进步。他开始满意了。

困倦立时袭来，眼皮沉得象灌上了铅。

然而，眼前却出现了几位好朋友，他们在一一叮嘱着呢。

这是何变变，都十六七了，还扎着冲天小辫，说话也特别冲。只见她嘴巴不住地掀动，声音炸耳朵：“……嘿，你可不能半途而废，你冲不出，我们就完了，我就当不上运动员了，白长了一米八五的个，往后要让公式缠得头昏眼花……”

这是刘奇立，他戴了副黑宽边眼镜，不住地往鼻梁上推，郑重其事地说：“现在，你是关键人物，我们都看你的，你不能失败，因为只有你找到门路。否则，我就当不了现代的建筑师，非得去背‘子曰诗云’了。记住，建筑也是一门艺术，同绘画是亲姊妹，如今我一看到方框框的楼房就生气，没出息的实用主义，我们得有第三代的建筑……”

还有……

可不，一个个都为他鼓劲，希望他成功，似乎班上许多人要实现的理想、事业，全捆到了他的肩上，他的成功便是所有人的成功，他的失败也就是所有人的失败。

他成了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了。

正是何变变，用她那载重的自行车，冒雨把他带出了小镇。如果不是山里那几乎超过30度的斜坡，她准要将他送到车站。而刘奇立呢，则买了积木般的面包，塞在他的桶袋里，还幽默地说：“这不仅可以给你增加卡路里，还可以当作当今建筑艺术的堕落而狠狠加以消灭。”可不，这一个个长方形的面包，不十足象呆板的第二代建筑么？真有趣，刘奇立正好把自己的志向同一切事物联系起来……

听不到车站外的雨声、风声了，漆黑的夜不仅吞噬了一切色彩，也吞噬了一切声音。不，是自己睡着了吧？只有在梦里，才不会有声音，也没有任何知觉，得咬咬手指头。

不痛？

又似乎有点。

自己同自己打官司是打不清的，管它痛还是不痛呢！不过，火车也快来了吧，可别误了时间，只停靠两分钟，得拿出运动员冲刺的劲头才行……

这个时候，学校里，尤其是家里，会出现怎样

的一幕呢？他，一位高材生，突如其来的，在高考的前线上消失了，该会引起多大的轰动！一定会很有趣，很有趣，很有意思。如果能知道就好了。都说画家有一双能透视一切的眼睛。那么，他，总该能看到吧？透过茫茫的风雨，沉沉的夜色，层层的山峦，还有，人心与人心之间的屏或墙……

他将看到什么呢？

是梦一般迷幻的色泽？

是泥土一般朴实的存在？

这么匍伏或蜷缩着（这两个动词并不贴切，姑妄用之）入睡，梦也一定与众不同……迷幻的色彩也许会淡薄一些，现实的成分却要浓郁一点。庄周梦蝶，蝶乎？人乎？圣人学者们也都不清了……

于是，母亲、大姐、二哥、父亲都陆续出现在脑际……

二

在石家已居住了几十年的房子里，一切都依旧。大立柜庄重地站立着，木板床平静地躺在一角，挂钟在不紧不慢地走着，时针正指着“IV”字……母亲吴吟子象是察觉了什么，不安地在几个房间里走来走去，任何事也干不成。末了，终于问道：“石源呢？”

母亲的心总归是最敏感的。

大姐石屏屏漫不经心地翻阅着一本有关体育教学的书，有一句没一句地搭上话：“平日，不是得十点才回么……小源攻书没日没夜的，你夸奖过……可我没这个福分……”

她话中有话，独有母亲才明白。二十六七岁的大姑娘，竟然已不爱修饰打扮了。早上起来，只简单梳洗一下，头发常蓬松、凌乱着，脸上也失去了红润的色泽，渐渐显出细纹来。她还偏偏穿着一件洗得发白了的旧军装，更使她增添几分憔悴。她就这么个劲。打发她与“对象”见面，一见就吹，她也不在乎。反正，什么都看淡了。

此时，她正给大弟弟石方使眼色。

吴吟子无意中发现了，一时也琢磨不出是什么意思。

石方呢，显得是那么一本正经，在聚精会神地念着当天的报纸。

多年来，屋子里不曾有过这种奇特、神秘的气

氛。吴吟子好不纳闷。她左右观察了一阵，却又抓不住任何蛛丝马迹。一切，都似梦非梦，包括石屏屏、石方的神情在内。屋里的灯，映得所有家具都闪着迷幻、细碎的光。窗外的雨，在灯光下飘洒，好象抖动的亮绸。吴吟子只觉得一阵恍惚迷离，寻思了一阵，便急急地走了出去。

一忽儿，她把家中的绝对权威——当父亲的石泉抓来了。

“都快十点了，石源还不回，你们去叫叫。”石泉吩咐道。

“上哪去叫？”石屏屏反问道。

“不是学校里夜读么？”吴吟子感到不妙。

正在看报的石方扬起头来，悄声说道：“二老有所不知，今日正是礼拜六；礼拜六晚上时间属自由支配，三弟必定没厮守寒窗。”

他这怪腔怪调，逗得石屏屏“扑哧”一笑。

“有何可笑，小的讲的乃是实情也。”石方拖长了声调，还想说什么，可发现大姐又在向他使眼色，这才噤了口，低头看看桌上的报纸，急忙一拂袖，掩去了上面的新闻。

吴吟子急了：“星期六，这孩子不会到外面胡来吧？”

“凭我们家的家教，他敢？”石屏屏冷冷地说，“他有三头六臂，我这八年大兵也不是白当的。”

“请二老放心就寝便是了。”石方仍是老腔调，还站了起来，扮了个“请”的姿态。

“在家也给我演起戏来了？”当妈的嗔怪道，“没正经话，今天刮的什么风？”

“去吧，去吧，不早啦，莫杞人忧天了，石源马上就会回来的。”石泉悄声劝说，颇有自信。

“我总觉得不对劲。”

“神经过敏。”

“下个星期一得交报考志愿书，明天我们得开家庭会议，给小源把志愿填好。”吴吟子说。

石泉这才如梦初醒：“我差点忘了……这里有蹊跷。”他马上站定，正色对女儿和儿子说：“屏屏，小方，小源出去没说什么时候回么？”

“我们家从没这个规矩。”石屏屏说。

“小方，你听说什么？”

石方不敢油腔滑调了，说：“什么……也没听说，我得温课、温课，我同小源都是重点保护对象……不要冲击我，我只知道门捷列夫周期表，我背

……背给你们听……”

二老对视了一下。看来，情况是不怎么对头了。吴吟子急了，走过去抓住了石屏屏的胳膊，问道：“看来，你是知情不报的了？”

“家里还得办专案么？”石屏屏反唇相讥。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石泉猛地转过身来。

“那就得先审查一下我，然后一个一个轮下去。”石屏屏话里面有骨头。她挑战地扬起了头。

原来，大姐石屏屏刚刚转业回来，正在等候分配。当了八年兵，也不知她是怎么“混”的。同她一道回来的，什么汽车兵、机械兵，乃至火头军之类，一个个都安排了，唯独她没一技之长，哪个单位也不要。她在部队里，只是当招待所的服务员，经常抽去搞“中心”，也办过专案，红也红过一阵子。可由于家里是“臭老九”，党也未入上。她从小就想当教师，其实也是受父母影响，父母都是中、小学教师嘛。这次她提出去学校，可教育局问她能教什么，她却答不出。部队出来的，身体还可以，那就去教教体育试试……谁知，说是这么说，通知至今未来。

石泉警觉了：“屏屏，你怨我们了？”

“怨有什么用？”石屏屏把头一甩，“我只愿三弟别落我这么个同样下场。”

“我是汲取了教训，让他去考理工嘛。”石泉好不诧异。

“可他不好好理工，他有他的志向。”

“志向也得服从现实。他不算志向，只能是业余爱好。”石泉用上了长者的口吻。

“爸爸总是有理。”石方插话了。

石屏屏却摇头了：“马克思年轻时写诗也写得不错，可如果他不转过来搞社会科学，法国顶多只多一个很平常的诗人，却少了一位伟大的革命家、思想家、理论家；济慈本是学医的，可如果不写诗，谁也不知道有这么个微不足道的医生，可他的诗却流芳百世。鲁迅、郭沫若原来都是学医的……”

石泉睁大了眼睛：“看来，今天你是在准备同我辩论的……”他一看表，“都十一点了，石源哪去了？你一定是同谋？！这关键时刻，你不能凭个人意气误了弟弟的前程……”

吴吟子抓住了要害：“快说，快！小源跑哪去了？为什么还不回？你说，说呀！”

“小源走他自己应该走的路去了。”石屏屏口

气仍很冲。

石泉高声叫了起来，忘记了当父亲的尊严：

“你是同谋！同谋！”

窗外，什么也看不到。只见窗玻璃上凝聚的雨水，流作一痕一痕闪光的印迹。似乎还有夜班的汽车驶过，可声音显得很遥远。室内的灯光显得特别亮，照得人脸上发白，如同梦境里一般。

石屏屏的脸色却有点发青。仍是当兵的脾气：

“说我同谋，我就是同谋又怎么样？我当之无愧！爸爸，你的悲剧，就是一辈子赶时髦，却怎么也赶不上！”她使劲地咳了两下，清了清嗓子，扬起头，抬起眼睑，正视着父亲逼人的目光，“我是怎么去当兵的？当然，不是说当兵不对。那时，似乎也是最好的出路，到处都是‘支左干部’、‘军管干部’，吃香。你并没有什么坏心眼，父母总是为女儿好的。可我从小就想当一名好老师，读点教育学。你们呢？只说‘臭老九’没出息，不希望我再走你们的路了。你们有你们的苦衷，我顺从了。那时，爸爸，你为了我去参军，跑了多少门路，求了多少人！是不容易，象我这样的子女参得了军，简直等于一步登天。你当掉了家里的收音机，还说，也好，免了什么收听敌台之嫌。可谁都知道，你规矩得身边没人时都不敢开收音机啊……不说了，现在呢？当教师又吃香了，提级提薪。可是，没学校要我了，谁造成的呢？当然不仅仅是你。三弟有绘画才能，当然，如今并不时髦，不是那幅《去安源》的油画名噪全国之时，可是，能看这点么……”

她说不下去了，喉咙里象滚动着一团火似的，干渴、焦躁。她抓过凉茶的壶，“咕噜咕噜”灌了起来。

石方听罢，埋下了头，也在用自己的心思，只是不让父母看到自己的神色罢了。

石泉听女儿这么洋洋洒洒一番讲话，有点发愣了。他怎么也没想到女儿会这么想，这么说。

“哎，别长篇大论了，说，小源在哪？在哪？”吴吟子叫喊道。

“这不是辩论的时候，得解决燃眉之急，对！”石泉也明白过来了，“你……一定知道小源上哪去了！”

沉默。

在这样一个知书达礼的家庭里，沉默通常是一种主调，各不干扰，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办，连平日

谁出去，也不多打招呼。然而，今天的沉默却是异常的，这绝不是那种平和、融洽的沉寂，而是酝酿着狂风暴雨。父亲的权威面临着空前未有的挑战。

仍旧听不到雨声。小小的家庭，似乎在这世界上也是悄然独立。大立柜的镜子反射着炽烈的灯光，映得室内所有漆具都闪闪发亮。一摞麦乳精、全脂奶粉，在食品柜里分外醒目。这是专门为石方、石源准备的，他们得参加今年高考，得为他们开绿灯。父母都是大学生，子女莫到头来一个不是。

一想到这，石泉更火：“好哇，屏屏，你正是今天的总导演！”

“总导演又怎么样？”

“你怨我，我不怪你，可你不能把小源也给毁了！你不能嫉妒他……只怪你生不逢时。那时家里别说麦乳精，连三顿饭都没保证，这几天是委屈了你点……”

“爸爸，你说出这些不脸红吗？我稀罕这些食品？我还想补补脑子，增加点有机磷……我的日子早过去了！”石屏屏恨恨地说，双眉拧到了一块，“倒是应该对你说，你，当然不仅仅是你毁了我，可今天，总不能连小源也给毁了！”

都说对方毁了小源，当母亲的吴吟子感到困惑了，她想不明白，只能痛苦地呻吟出一声来：“别吵了，还是把小源找回来吧。”

对于她，也许把小源领回身边，寸步不离便心满意足了。至于其他，何谓“毁”，何谓“成”，在她都无所谓，她对这一切都麻木了。

石屏屏终于宣布：

“小源今天不会回来了，说不定好几天都不会回来。爸爸，他这是受你当年看榜的启发……”

时钟打了两下，已是后半夜了。

三

夜，总是喜欢召唤往事的记忆。那么，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，夜的这一特异功能是否也能得到施展呢？

那是什么朝代？

说的是祖父的事，还是父亲的事？不，不会是父亲吧，他念大学都是在解放之后了，能有这样的事么？

百里山路，盘旋曲折，起伏不平。路面，是细密密、似图案又不似图案的鹅卵石砌的。可路下，则是深不见底的、黑森森的、回响着雷鸣般水声的深涧。路侧，也可能是笔立千尺、随时可以倾压下来的峭壁。深山的寒气阵阵袭来，一阵呼啸的山风说不定要把人卷到什么地方去。

可是，就那么一双麻织的赶山鞋，得跋涉这艰险的路。天刚刚亮就得动身；日头当空，就得赶到县城。一路上，咬几片锅巴，喝几口山泉水，还不能歇脚，要马上打回转，不然，三更半夜到不了家，山里豺狼虎豹正等着呢。

来回二百里，出生入死，为的是什么呢？

石泉说：“为的是前程！那时候，深山里没有邮路，录取通知发不了，就靠出榜了。跑二百里地看榜，凭这点，就知道读书的难处与决心……你们是在福中不知福，有大学能不考么？”

父亲还讲了什么？对，还有文理分科。历来理科收好生，文科收差生，末了才排上什么师范之类；搞艺术的，更没入流。他这是偏见么？可有的是事实。

谁知石源只听进了前面一半——连看榜也得有这么一种精神；那么，争取自己的前程，就得更发狠了……于是，石源也上路了，冒着融融的雨水，走上了城外的山路。来到了一个小小的车站上……

四

当石屏宣布石源不回的消息时，石方下意识地把手下的报纸往后拉。吴吟子颤声追问着石源去向，石泉却发现了石方的小动作，满腹狐疑。再一看石方的脸色，哼，到底是没经验的，忙说：“藏报纸干么？”

石泉扑了过去，直盯着报纸。

石屏屏急得脸发白。

报上，是一条一个著名的美术学院招生的消息，它将在就近的大城市设立考场。

算一算，这个城市足有八百里之遥。偏偏他们所在省的省会太小，谁也不来设考场，不然，也顶多只有个三四百里地。

石泉与吴吟子对视了一眼，全颓然地坐下了。吴吟子马上看表：“两点半了，上火车站还来得及

么？”

“来得及，快！”石泉霍地站起来。

“不必了，小源早估计到你们有可能上车站拦他，所以他根本不会在这个站上车。”石屏屏劝阻道。

石泉火冒三丈：“你们干的好事！”

其实，美术学院的招生报考日期还有半个多月呢，小源怎么会跑去呢？可在又急又气之际，父母都没想到这一点。吴吟子只在操心：“他带足了钱、粮么？有伞没有？如今雨多，要淋病的，在外面病倒就麻烦了，没个照应，他从没离开过家……”

可石方只同石屏屏在交换眼色，暗自庆幸。原来，报纸上还有另一条消息。

原籍是这个小镇的知名画家黄岩，就在这一天抵达地区所在地峦城，给美术爱好者讲学。报上虽没说他是否会回故乡一趟，可大家都估计他会来。

可惜，石泉没留神这一条。当年在小镇，他与黄岩不仅同班，而且同桌呢。只是他金榜题名，考上理工大学时，黄岩连文科的榜也没上。要知道黄岩回来的话，石泉说不定也得去拜会一下老同学的。

现在，一切都似乎无可挽回了。两位家长只好偃旗息鼓，鸣金回营了。

墙上的钟，响亮地打了三下。

石屏屏在父母走后，对石方说：“到底是演戏的，还唱到了戏眼上。临急把报纸翻了边。”

“嘻嘻，爸爸说你是总导演呢！”石方笑了。

“我当不了，不过，我知道，戏还在后头。”

……

五

“戏还在后头……”

大姐石屏屏的话，在石源的耳边响起，连同三下响亮的钟声。石源倏地从地下拱起，抬头一看，车站上的钟指着三点，还有几分钟，火车就要进站了。站门口，已挤上了不少人，吵吵闹闹的。山里出来这么多人乘火车，这在过去是少见的。石源忙走了过去，在人群当中挤挤，好感受感受这种气氛。如今，山民们可是一眨眼就富起来了，不仅要坐汽车、火车，还要乘飞机呢。掏出几张“工农兵”，都不当那么回事……得挤挤，实地感受一下

下。有人画过山民们进火车站、入飞机场的情景么？好象不曾有过。可不要急于下笔，得认真思索，这里面包含多大的意义……

他仔细地观察着每一个人的神态。那松树皮般粗糙的脸膛上，喜色分明是从每道弯曲的皱纹里透现出来的。虽不怎么分明，但可以用心感觉到。

他爱好这么观察人，并在心里进行分析。但他决不承认这是什么职业习惯，把志向、兴趣“职业”化了，未免是一种褻渎。

怎么火车还没到？是晚点了么？晚点了，小站还停不停？千万别出意外。

“戏还在后头……”大姐该是指自己出走吧，可不，他，小弟不是去报考，那时间还早着呢。他只是去找一个人，一个关键的人，一个与他有某种独特关系的人——自然，读者一猜就猜着了，一定是那位画家黄岩。

别以为爸爸与黄岩是同学，他，石源与黄岩也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呢。要不然，何雯雯、刘奇立，还有好多同学，怎么会把他这次“出走”看得如此神圣，抱着这么大的希望呢。大姐说的“戏”，该是指这个吧？

可是，刚才自己是怎么听到大姐的话的呢？噢？不对，自己一直睡在车站呀，膝关节还真有点酸呢。对了，那个折成三迭睡的山民，不正挤在自己的前面么，这才是真实的呀……那么，刚才看到家中发生的一幕会是假的么？难道是一个梦？可一点也不象。

他有点糊涂了。

也许，这正是画家所具备的透视能力起的作用？那么，还得再看看以后所发生的一切了，不仅是家里，还有学校、社会，不仅是父母兄妹，还有同学、老师，都会出现怎样的几场“戏”呢？

其实，真正的总导演是他，石源本人。他不仅导演了生活中的一切，也导演了自己的梦！少年时代，是梦幻翩翩而至的黄金岁月，切切不可误掉了。

当导演，他可以说是称职的，因为他知道很多很多。听他讲故事，何雯雯的冲天小辫可以一晃也不晃，刘奇立坐着就象风雨不动的建筑物一样，其他同学就更加象被勾走了魂一样。当徐悲鸿三十来岁，以艺术学院院长的身份去请名不见经传的白石

老人去讲美术课时，曾遭到多少人的非议，社会的承认又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。同是一个时期内，意大利的著名画家卡拉瓦乔的命运何等悲惨，三十七岁便死在返回罗马的荒村野道上；而贝尼尼是终身显赫，成为王公贵族和几代教皇的座上客，活了八十二岁。艺术的成就并不决定于艺术家在世时的地位、声望……有位大师说过，完美的天赋必然伴随着巨大的痛苦。要成功，切不可只看到一时的荣辱毁誉，得忠于自己的艺术。

忽然，“呜”的一声长啸，火车进站了！

好象还没买车票，怎么进了站呢？兴许是人多，一下子挤过来了，不，是小站查票的人打瞌睡了……得了，上车补票吧，似乎有人这么对他说。

居然还有座位，那先坐下再说吧。太困了，可别忘了打车票……同坐的正在看当天的报纸，噢？怎么搞的，这上面的消息可不同呀：“著名画家黄岩，今天抵达沛城讲学。”家里那张报纸印的是沭城呀，是性急看错了么？可有那么多人看呀，奇怪。从沭城至沛城，还多上百里地，这路费……总共才带了十块钱，要上沛城，来回得花上个十几块，去了，就回不了。万一找人不着，不糟了？！

他急坏了，乱翻口袋。

怎么，一下子掉出一迭钱来，全是两块的，有十几张。从哪来的？乘务员来了，得赶紧补票，这下子不怕了。

弄买好后，仍在寻思。是了，说不定是大姐石屏屏悄悄地塞在这衣服口袋里的，她有一笔转业费，早就说过要给他办点好事！

这好事办得真及时呀！谢谢——姐弟之间用得上这个词么？

这总归好了，不然，后面的戏就演不下去了，后面的梦也没法续了，他也不够格当一个称职的导演了。……一阵倦意袭来，他靠在车窗上，任冷风扑面而来，好清醒清醒……车窗外，灰蒙蒙的一片，这该死的雨雾，还有反光。否则，便是漆黑一团了，树影、山影颜色要深一些，水溪、青石颜色却浅一点。噢，该到第二天了吧？只不知家里，对，还有学校会闹成什么样？

该预料得到的，有那么个猫弹鬼跳的班主任张元信老师……

六

石源的班主任叫张元信，年纪并不大，才三十来岁。他总是宣布，十年动乱误了我十年，我就除去这十年不算，只当二十来岁得了。于是，他也真当二十来岁过，猫弹鬼跳，什么都来。学生搞野营，他背上手风琴；学生搞运动会，他不是当裁判便是当教练；学生去游泳，他脖子上也挂上个救生圈……好几回，家长都把他弄错了。

这天一大早，石泉也犯了同样一类的错误。他特地寻到学校，为石源失踪的事情找班主任商量。

一进校，问到了毕业班学生所在的地方——兴许是课间活动，全在球场上。只见球场边上站着一位个子不高、神情活泼的年轻人，他便走了过去，拍拍这人的肩膀：

“喂，同学，你们班主任呢？”

那人头也不回，答道：“在这。”

“在哪？”石泉听罢，四下张望，球场上不净是一色学生模样的人么？

“我说在这。”那人不耐烦地重复了一句。

直到这时，石泉才看到他额头、眼角有几缕纹路，年纪比学生要大那么一点，仍不相信地问：

“你是班主任，还是班长呀？”

“一个样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和学生们打成一片……如今，什么‘长’呀、‘主任’呀，并没什么区别。”

几句俏皮话，弄得石泉直晃脑袋：有这样的班主任么？正临近高考，他领着学生在搞大运动量的活动：打篮球呢！

这便是张元信。待到他回过头，石泉才认出，这位老师还搞过家访呢，只是那次是冬天，穿了件呢子大衣，人显得老成、派头一些，不比今天在运动场上。

只见他不时打着手势，弹脚，不时又吆喝几声，精神全集中在篮球上了。这些毕业班的学生莫不是疯了，球打得那么起劲。到底是孩子，精力那么充沛。橙红色的球，象流星般地从这个手上飞到那个手上，一下子又撞到了篮板上，飞进了篮圈中……石泉只觉得眼花缭乱，简直是做梦。毕业班打篮球，不要考大学了？顿时，灰色的水泥球场，蓝

色的球架，橙色的篮球，以及双方队员红的、白的、蓝的球衣球裤，如同飞溅的色块，在他眼里融合成了一片绚丽的光彩。他只觉得自己也在这摇曳的光彩中旋转起来，不可自持。莫非自己也有着对色彩的天赋么？活见鬼了！

他终于命令自己定下神来。

石泉是特地在技工学校请了假，调了课，跑到这里来的。一见到这样的班主任，他泄了气。可又不甘心，便问道：

“石源今天没来上课吧？”

“你知道还问干吗？”张元信反问道。

石泉怔住了，半天，才说：“你一点也不感到吃惊？马上就要高考，一位高才生却缺了课……”

“哦，你不了解我们的教学方式。毕业考试之后，学生不一定要每堂课必到。这样，自修的效果更强一点，得从小培养他们的自学能力，不能有依赖思想……不仅石源没来，还有一些同学没来。哦，石源是好几天没来了，你该知道吧。”

石泉瞠目结舌了：“如今是这样？”

“你跟不上形势。有人说，这是茶馆式的教学法，让学生之间展开交流，自己探讨，这样学得要牢固些，能独立思考……”张元信津津乐道，似乎没个完了。

石泉打断了他的话，说：“我的石源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。”

张元信这才“正经”起来，认真地问：“几天是多少天？怎么回事？什么原因？”

“不同你说了，班主任不知道，家长该知道什么？！”石泉有点生气了。

张元信却思索着说：“……嗯，这倒有点意思，我大致能揣摩出一点，说不定是到外面写生去了，有这个可能……你以为呢？”

天哪，你上哪去能碰上这么一个班主任老师？他准不是师范学院培养出来的，顶多，只读过幼儿园大班——班主任有这么说话的么？！石泉气不打一处来，不愿意再看这班主任一眼了。

可不，当老师了，头发还那么卷曲着，象赶时髦的小青年。圆圆的眼睛里，充满无忧无虑的光芒，眼睑顽皮地眨动着，嘴角说起话来有点往左边拉。没错，念书时准是个顽劣儿童。这号人怎么当上老师的——是了，准是落榜了，才当孩子王。对这号人没什么话好说。

等张元信扭过头来，石泉已经走得无影无踪了。

“噫，走得真快，这迂老夫子。”班主任自言自语地说。

其实，石泉要认真思索一下，必定要把他算作石源出走的同谋者之一。

如果石泉不是健忘的话……

七

那是石源刚刚考上高中的年月。

十四岁的孩子对上高中并没多大的兴趣，虽说他考的是头几名，没费多大的力气，颇可以引以自豪。小镇只这么一所高中，三分之二的初中生都得淘汰，镇民们为孩子考高中常闹得似“星球大战”一样。不为别的，这个高中升学率高。早一年，毕业班考上大学和中专的，就居全地区第一位。上了高中就等于当了半个大学生。

当时，父亲郑重其事地向儿子宣布：

“从现在开始，得集中全部精力念书，不要搞什么业余爱好了。初中没管你，因为没有紧迫性；现在得管你了，明白么？”

“明白了。”

口里说明白，心里却没当回事，一有点空闲时间，石源就背着画夹跑出去，谁也管不着，谁叫这小镇就处于这么一个山青水秀的地方呢，永远有画不完的春天，永远有画不完的良辰美景，永远有可捕捉的奇幻的光线、光波、光点。光这些山山水水，就有说不完的神话。石泉每年不也禁不住游兴，要领孩子们出去踏青么？

今年可不行了。

“明白么？高中只有两年，这是决定你命运的关键时刻。”

“明白。”

“我看你一点也不明白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干吗还天天背着画夹出去？”

“这正是明白嘛！黄金般的岁月，不可多得的风景……”

“得了，你等着吧。”

于是，等石源上学走后，石泉与吴吟子对石源的房间来了一次彻底的扫荡。吴吟子心软：这行

么？小源不会伤心气坏么？还是同他先说说吧。石泉却说，北方有句俗语，舍不得孩子打不得狼，要让石源成才，就不得不狠心一点。不然，临时抱佛脚，怎么也迟了。

墙上的画布全部取下来了，所有的框架也都劈掉扔到柴堆里——本就是柴堆里捡出的料子拼凑的，画夹给藏到了父亲的大床底下，还有全部习作、素描，也一一搜了出来，捆成了堆，石泉本准备烧的，吴吟子说，这毕竟是儿子的心血，万万使不得，待高考后再还给他便是了。至于书架上的参考书、画册之类，管你是八大山人，还是唐伯虎的，也不管是安格尔，还是毕加索，统统都得没收，也一并塞到了石泉的大床底下。

石源放学回来，一听说这回事，二话没说，搁下饭碗，便翻箱倒柜寻了起来。父亲劝不住，母亲也劝不住。

他没能找着。

他没对父亲说什么，便冲出去了。

吴吟子急坏了，怕出什么事。

石源天天照常回来，吃饭、睡觉，也做了作业，可一天天变瘦了，黑了。他本来就显得单薄，这下子更象根竹竿子了。

“你不是生病了吧？”母亲问。

“没病。”

“怎么这样瘦？”

吴吟子找不出原因，她根本就没想到这与丈夫的果断措施有关。

惩罚马上就来了。

这天，傍晚时分，石源同石方上剧院看戏去了，家里来了个不速之客。

这是个精明的小个子，穿着合身的呢子制服——刚开春，寒意料峭，山里更这样，还显得有点派头。他一跨进门，就作了自我介绍：

“我叫张元信，是石源的班主任，特来家访的。”

石源表现一向很好，初中老师从没来家访过。多少年以来，家访总是因为学生出了事才进行的，否则，谁也不会没事找事，这已成为惯例。尤其是家长本身当老师的，更敏感到这一点。石泉急忙从里间走出来，抢在吴吟子前面问：“石源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是这样的……”张元信还没坐下，便开始作

了介绍。

原来,这两个星期以来,石源发生了“异常”。他的成绩一直是上等的,考试,无论小考、段考都在前五名之内,作业基本上是满分,而且工工整整,没有半个黑点,这也许同他爱好美术有关。然而,最近一次各科小测验,他的成绩大幅度下降,有的勉强及格,有的只有二三十分,连主科都不例外。

“我想,在学校里,他没出什么事,一定是家里出了什么问题,要么在社会上卷进了什么矛盾之中……是了,人也看着瘦了下来,上课无精打采,还常打瞌睡……”张元信有点急切地说,“高中就两年,头年大起大落,明年会怎样,希望家长能配合一下……他是不是在家里出了什么事?”

石泉脑子“轰”地炸了,本以为没收石源的画夹之类,可以让他更集中精力学习的,谁知,反而影响了他的情绪,什么都垮下来了。石泉只得原原本本地把他采取的断然措施告诉班主任。

“亏得你们还是当老师的,说不定教龄比我的年龄还长。可你们却尽干糊涂事。能这么办吗?生活早就证明了这一点,不应该从小就抑制孩子的个性。恰恰相反,应该引导它、促进它……业余上的爱好,更不能当作无法相容的东西。每个孩子都有自己成长的过程。抑制个性,就等于毁灭……”

就这么个细精精的、年轻的班主任老师,居然向两位老教师阐述起教育学的基本原理来了,而且说得头头是道,振振有词。

“我们怕是做过头了一点。”吴吟子表示。

“何止是过头,简直是毁灭。没了个性,就没有单个的人!”

听这话,石泉又有点反感了:“哪要那么多个性?凡事业得有个尺度,无规矩不成方圆。”

张元信一愣,生怕谈话又会砸了,忙说:“我也不是尽迁就学生。有的学生明明理工成绩很好,可平日爱看小说,非要考文科,但作文又写得怎么样,我就千方百计加以引导、说服……”

“小源理工成绩也不错嘛,我正要请老师做工作呢。”石泉马上说。

“理工成绩平平,没创见,我作了比较。当然,也不是不可以学理工。不过,你知道,这几年理工的分数线愈来愈高了,而报考的也多,小源录取的可能性不是很大……”

“一年不成,还有第二年,第三年……”

“这……”张元信怔住了。“也不可以强加于人。到时候,扁担没扎,两头失塌……如今,许多家长都只要孩子考上就行,不在乎什么学校。”

“我在乎!我是学理工的,现在闹得,几个儿女没一个大学生……”

“那是历史的责任……”

“我不想听大道理。”

看来,往下谈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了,张元信只好起身告辞了,走到门口,又回过头来说了几句:

“不过,你再卡小源,他的成绩还会降下来,降得不可收拾……你看着办吧。”

就在张元信老师来过的当天夜晚,石泉只好“投降”了,揭开大床的床板,交出了全部的“秘密武器”。

石源没表示高兴,只是说:

“何苦呢?你们做的好事。”

以后,班主任老师就没有再来过。学期末发下的成绩册上,期考成绩又全在八十分以上,优等。暑假,石源来了个反动作,背上画夹,外出写生去了。石泉一时没敢阻止。

总之,石源是胜利者。

这次,他贸然出走,莫非也能胜券在握么?恐怕没这么简单吧。那只是业余爱好,差点得不到容忍;现在,要变成终身职业,父母亲能受得了么?他们能不极力反对?!

可现在,他们是一筹莫展了:学校方面,也是求告无门,碰上这么个莫名其妙的班主任老师,真不幸!

八

扑面的冷风把睡意全驱赶掉了。石源眨了眨眼,只见旁边的乘客全都入睡了,有的趴在台子上,有的靠在椅背上,只是头不住地歪倒、歪倒,又再正过来、正过来——噢,这动作,这神态,倒活脱脱象一个人,是谁呢?

噢,哥哥石方是有这么个同学,叫杨亚龙——不敢奢望儿子成龙,可儿子也该有点出息,故命名为“亚龙”了……知道自己出走的消息,他会上哥哥处打听么?他也有他的苦处,家里老逼他……怎么这么相似,都这样!偏偏这时想起他,他可是说到就到的,这不来了么……

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紧接着便是敲门声。

刚从学校憋了一肚子气回来的石泉，疾步去打开了门，风一般地卷进来一个小伙子，他一鞠躬：“你好，石伯伯。”说着便顺势一弓腰，从石泉的腋下钻了过去。待石泉掩上门，他已经跑进了里间。

“哟，是你呀，杨亚龙！”

石方把这位不速之客拉到了桌边。

“还在温课呀？”来客轻蔑地把桌面上的书本掀翻了几迭，急得石方忙去护住。他放书是有点条理的，一伸手就能拿到自己所需要的书，在剧团里就有“小电脑”之称。

石方说：“白当了几年演员，现在干不成了；你看，再也不长个，只演得胡传魁；嗓子也坏了，又只配得座山雕……其实，我这个人当观众也不够格，缺乏形象思维，如今样板戏不吃香，大学文凭吃香。”

他说得老大声，分明是让父亲听的。

可石泉没能听完，外面又闹嚷嚷地赶来一大群人，站在门口喊叫起来：

“如今的年轻人真不得了，动不动就动拳头，舞刀子……”

“有人认得他么？报派出所去！”

“那边有条巷子，准是跑了！”

……

于是，这群人便闹哄哄地往小巷追去了。

石泉脑子一震，立即快步走进里间，打量了杨亚龙一阵：“你……”

只见杨亚龙身上的衣服划开了几个口子，上面有红又有黄，血和泥混在一起。他头发散乱，脸上还青了一块……

杨亚龙连忙站了起来，解释道：“刚才，一跑神。不小心让一辆板车挂住了，拖倒在地，弄得这一身……演反面演员不要化妆。”

他愈解释愈证明其心虚。石泉脸沉下来了，发青。低沉有力的声音从腹间吐出：

“你——出去！”

谁知，石方却站了起来，说：“爸爸，你不能这样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他惹了祸，还让我们当窝家么？”

“你凭什么这样看？”

“刚才外面的人就是追他的。”

“这又有什么关系？”

石泉好不惊异，儿子怎么这样没是非呢？没容他说话，杨亚龙却油笑着道：“石伯伯，你不能凭白无故将一个客人赶出去，好歹是来你家拜访的……刚才，你以为我一定是干了坏事么？我无非是打抱不平，那些人不明真相乱起哄，一时解释不清，何必白白去挨一顿翘？这是道理不？”

简直有点耍无赖了，石泉又急又气，却不知怎么对付好，只得向儿子施加压力：“你怎么交这么些不三不四的朋友……”

“爸爸，你急糊涂了吧，杨亚龙原来还是我那班的好学生呢，你还夸奖过他，让我向他学习……就不记得了？”

是这样的么？恍惚又是一场梦了。

石方只念过初中。这么说，这只能是初中的同学了。可这已过去五六年光景了，石方只念了初二，便进了剧团……五六年间，他倒没中断与初中同学的来往。早几年，这杨亚龙还是常客，只是这两年来得少了，也许是大学没考上，不好意思。

可见今天他不是专程来访的……

一定是考不上大学，才这么自暴自弃，到外面惹是生非，闹得别人鸡犬不宁——石泉的逻辑便是这样。于是，他便以一个长者的身份，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劝告道：“我撵你走，也许过分了点，不明真相。可是，你们这帮青少年，可也得学好哇。大学一年考不上，第二年再考，还有第四年、第五年才考上的呢！得有恒心和毅力，千万不能垮下去。你与小方同班，这可能是第三年吧？小方还只是当第一年来考呢，比你更不如……快高考了，还是少在外面晃荡一点。”

杨亚龙说：“我可没兴趣了。”

石方说：“人家从小就想当新闻记者，背个照相机到外面转悠。在学校里专门办黑板报，一笔字龙飞凤舞，连老师都夸奖呢……可家里非让他考理工，他理工成绩很一般，考了两年都没考上。也难怪，他妈妈是搞文的，文化大革命中给整死了。他爹爹说什么也不让他去搞文了……好在我从小爱搞电子仪器，准备学电子计算机专业。你本来也是这一行的，不然，说不定现在你也不准我考理工呢。”

石方一番话，不紧不慢，不卑不亢，句句话里都有话，明里说杨亚龙，实际上说自己家；明里说现在让自己考理工的好，实际上却抱怨去当了儿

年小演员，耽误了时间……但石泉没听出来，却勾起了自己满腹的心事：

“可是如今，电子计算机不算稀罕，不光保密单位有了，要是早些年，我真不让你去考呢……”

“那小源呢？你为什么不让他去考美院，连文科都不让他考……”石方趁机进兵了。

“这不很明白么？杨亚龙家为什么不让他考，文科，他妈妈就是教训……老人总是有着自己的经验教训的，他们不希望孩子付出同样或者更高的代价再去获得这些经验教训，而想直接告诫下一代。”石泉语重心长地说。

杨亚龙突然捂起了耳朵，站了起来，要往外走。

石方问他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“这些话，我早听得耳朵起了茧壳，说不定还得传授原始人钻木取火的经验教训给我们呢，我在屋里受够了，不愿到了别的地方还得忍受这个……”

外边的“危险”大概是已经过去了，“追捕”的人早散了伙。石泉父子到底也弄不清他惹了什么祸，石泉是问不出来的，石方能问出来，却又不愿意问，就这么默默地把“客人”送到了屋门口。

“有空来玩。”石方出门后说。

“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空，什么时候不空，来了就来了……只是，你父亲思想通了，让你搞电子计算机了，你这个‘小电脑’！”杨亚龙不胜遗憾地说。

“我这个也许容易通一点。”石方苦笑道。

“听说石源跑了？”

“可不，这就难通了。”

“忙你的功课去吧！”

杨亚龙旋风般地走了。他俨然一个神秘人物，不知这些日子在搞什么，去向何方。可他与梦想的记者生涯，恐怕是永诀了。

石方怅然若失地在门口站了很久。

石泉没来催孩子进去。他正在翻阅着石方的书籍，除开好应付高考的数、理、化等课本及参考书外，其余全部是与电子计算机有关的。而这一部分书籍，除开崭新的、关于大规模集成电路、模糊数学、随机函数、软件设计等等之外，关于晶体管线路、无线电电子学、布尔代数之类一大摞，只要揭开扉页，就可以看到他——石泉的篆字印鉴。当年，他可是专门学电子计算机专业的，当看榜发现自己

考上全国第一流的大学时，他欣喜若狂，一口气往回跑了几十里，比平日提早将近一个小时赶到了家，向全家人报知了这一喜讯。顿时，全村都轰动，起码是上百年里，这个村子还没一个中举的呀，得全村庆贺一下。于是，杀猪屠羊，各家各户还送来了山珍野味，开了足足二十席酒菜，全村连三岁的孩子也没漏掉。山里人，豪爽，热情，真挚，凡是十六岁以上的汉子全都醉倒了，他石泉也醉卧了足足三十多个小时，差点误了赶到山镇乘车出境的时间。

可曾几何时，他非但没能搞上专业，白读了那么些年的大学。到头来仍只是当个普通技工学校的教师。近二十年，他都不敢回村，不知怎么向乡亲们交代……

生活，兜了一个又一个的圈子，现在又回到这个地方来了。

他深知，石方是如何迷上这门专业的。那是十年动乱里，什么书籍都没有，只是由于幸运，抄家的认为这一类书籍不会有什么“毒素”，没给抄走。小方便有事没事拿起来看：“还有两进位的么？真有趣！”不到升初中，他就懂得如何把十进位换为两进位，两进位换为十进位的数字了。有过那么一阵子“第二次工业革命”的风，当父亲的虽没再搞专业，可也丢不下，便闷头教起自己儿子来了。风，总归是要过去的，报上又批起这个所谓以电子工业为中心的“第二次工业革命”来了，他顿时又泄了气，再也没去管孩子。可没想到，小方一直坚持下来了。

正因为一度认为搞电子专业不可能有出息，甚至对孩子升大学也不抱希望，为了及早解决就业问题，他便没让小方念完初中……

“只是那时都这样。”

他自言自语说了一句，算是宽慰自己。

……

“爸爸，杨亚龙会毁掉的。”

不知什么时候，石方已经走了进来，这么冷丁地说了一句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杨亚龙会毁掉的……今年他肯定不会再去参加考试了。”石方在叹气。

“如果是这样……那还不如就让他去考文科得了。”似乎是无意中说出了这么一句。

“这么说，爸爸你也是会妥协的，并不那么固执？”石方象发现新大陆似地叫道。

“你叫什么？嗯？”石泉马上警觉了，联想到了石源出走的事。如果石源出走的目的正是在这，那千万不能有半点松口，不能妥协。

显然，石方也发现父亲的警觉了，不敢马上点到弟弟的出走上面，只好揶揄道：

“不，我是说，爸爸今天还是让我考理工，搞电子计算机了。可是，六年前，你说什么也不让我念书，非去演样板戏……现在，不就是妥协了么？”

“这……也是妥协么？”石泉失声道。

“可以这么说吧。只是付出了六年的代价。今年，还不知道有没有把握考上呢……”

石方不愧当过演员，说话也讲点艺术，爱绕弯，丢包袱，不时敲父亲两下。他的言下之意则是：不要让石源付出同样的代价了吧？

“我正是汲取了教训，才让你和小源一同报考理工。”石泉不容置疑地说。

九

他会妥协么？

石源目不转睛地打量着把门的服务员，这么想。

是的，进沛城宾馆找黄岩，这是第一关，他早就听说这号高级宾馆的服务员如何厉害，如何衣冠取人，象他这号十来岁的中学生，要想混进去，可是难上加难。用老百姓的话来说，这些服务员比首长还神气三倍。

可也不能怪他们，如果谁都可以出出进进，那宾馆还叫宾馆么？万一跑进去小偷、强盗什么的，谁负责得起。

能放他——石源进去么？！这么个小家伙，一脸的稚气，好象才断奶没几天。尤其是那双贼亮贼亮的大眼睛，看住人就一动也不动，谁知道他心里在打什么鬼主意呢？你看他那一身衣服，皱皱巴巴，不知多少日子没洗了，不知他爹妈怎么当的。放这种人进去是靠不住的，领导看见了必定会剋下来……

父亲会同这位服务员一般固执么？

父亲也会妥协么？

……

但是石源比他们还固执，还要不妥协。

那是一年多以前的事，就在这块地方。

省里举办了迎春美术展览，不仅有本省的知名画家的作品，还调了外省的、全国著名画家的作品。也许因为山镇是黄岩的故乡，所以，展览破格到了沛城这个专区的所在地。

石源闻讯便赶去了。

然而，在全国，或者在省里公开展出的作品，到了地区一级，居然变成了内部展出、内部售票。幸亏石源在沛城还能找到熟人，弄到了一张票。

谁知道，到了展览馆的大门口，就出了意外。

守门的先不吭一声，收下了他的票，然后才挡住了他：“不准进去！”

“我有票呀。”

“谁知道你从哪弄来的？有规定，只准成人参观，小孩一律不准入内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上面规定，你问上面去。”

其实，为什么都很清楚，这号边远小城，突然来这么次大展览，谁都没见过，首先来的是书记呀、部长呀，等等。一位宣传部长看了，马上开了紧急会议。我们这个地方民情淳厚，搞这么些光屁股的画来，岂不有伤风化，得采取防护措施。于是，首都、大城市可以公开展出的，到这里就变成了“绝密文件”。

“我是搞画画的。”小源恳求道。

“你就是部长的儿子也不行。”

石源怎么也舍不得离开，他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机会，能轻易放弃吗？不过，他知道，对这号守门的，即使把画夹打开，对方也不屑一顾。

他一直在展览馆门口徘徊，一个钟头，两个钟头……

他仔细地观察着每一位有幸得到看“绝密文件”机会的大人，去判断对方是否能产生怜悯心……终于，机会让他捕捉住了。

来的，自然大部分是头头们的亲戚朋友，可票也不能不发给专业人员一部分。而这部分人，在社会上大都没什么地位，说服不了守门的人。除非当中有点名气的。

终于有一个挺有艺人风度的人物来了，一边走，周围就有好几个在恭维：

“听说你也上了好几幅……”

“不算什么，小玩意。”

“你是小玩意，我们可哭都哭不出呀……”

……

石源发现守门人远远就堆起了笑，于是，走了过去，故意同守门人吵了起来：

“把票还给我！”

“没收了。”

“你没权力没收！收了，我就得进去！”石源拼命要往里冲。

恰巧那位小有名气的人物走到，关心地问：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他收了我的票，又不让我进去。”石源忙说。

“上面有指示，这样的展览小孩看不得……”

没等守门人说完，石源便说：“我是画画的，不是小孩！”

一句话，把所有来的人都逗笑了。

可就是这一句话解决了问题。因为这引起了那位有风度人物的兴趣：

“哟，画画的就不是小孩了吗？还真有点道理……”

石源早准备好了，打开了画夹，故意说：“这能算是小孩画的么？”

所有来人都拿起他的作品观赏起来：

“色彩不错……线条很纯熟，老练……看不出来……”

那位“大人物”乐呵呵地一拍石源的肩膀，说：“对，你算是个例外，不是小孩了！”摔过头去对守门人说：

“放他进去吧，算是我的……小师弟好了！”

守门人马上说：“好办，好办。”

石源还撅起了嘴：“我可是老远赶来的，耽误了我一个多钟头。”

他在里面观赏、临摹，一直到闭馆之际，守门人守在他背后看临摹，居然忘记了关大门。猛醒过来，这才催他走。

“你就把我关在里面得了。”

到最后，还是守门人给他买来了几个肉包子——嘿，还得到了优待！

他查算好了：第二天一早，可以乘五点半钟的火车，八点前完全可以赶回山镇，赶回学校。他可以在这馆里呆到十点多钟，尔后到火车站过夜。

结果，他是在守门人的值班铺位上睡的，五点半前便被叫醒……

他就是这样“克服”了别人的固执。

可现在，有什么办法“克服”这位宾馆服务员的固执，给他放行呢？

他开始磨嘴皮了：

“同志，你就灵活一点不行吗？我认识黄岩叔叔……”

“来的人都说认识他，连三岁的娃娃也会这么说。”

“你给我打个电话不成么？”

“我可不是专门为你们打电话的。”

“那我自己打，你把房间号码告诉我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没这个权力。”

“我是画画的，是同行。”

“我家五岁的小女儿也会画几笔，老闹着要见黄伯伯呢，我都不肯。”

得了，把他比作五岁的小女孩，这还有希望进去么？白磨破了嘴皮。

石源无可奈何地退到了一边。

正在这时，里面热热闹闹地一行人走出来。石源眼睛一亮，就要扑过去，让服务员挡住了：

“喂，小家伙还会来突然袭击呢，幸亏我早防了这一手！”

出来的人当中，就有当年让守门人开恩，放他进去看画展的那位“大人物”。显然，他和他的那一伙人，都是看望黄岩去的。来了一位同行中的“大人物”，他们当然是要去见见面的，即使不认识也得去。

“叔叔，他又拦住我不让进了。”石源立即上去诉苦。

“哟，是你呀……不过，这回，连我也让他拦住了好一阵。”

石源顿时泄了气。

可那人使劲地向他眯着眼，说：“这回，我也没办法了，你只好在这里守着，说不定能感动上帝，把这位人山搬开。”

说完，他便遛同伴去了。

石源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，退到了门前的花坛边上坐下。可一用神，忽然明白过来，说不定黄岩很快就要出来，让我等他吧？

果然，一部小轿车开来了，很可能是来接黄岩